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一百三十九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行狀

累封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愛荆王府君行狀

府君姓王氏望為太原自嘉定之南鄉寺溝割而係太

倉州籍遂為州甲族而有謙者起家莆田縣丞以廉惠稱莆田丞子侃侃生自然公銑自然公之仲子曰友荆公湧友荆公宏爽有才器積纖累微起家至埒素封而不廢為長者里中人好稱之娶徐淑人而生府君當娠時友荆公嘗夢一岐角鹿負圖籍而入室其夕府君生遂名之曰夢祥及長而字奇徵皆以志夢也府君在襁褓偉哲異常兒六七歲則以警穎善誦聞里中老儒張俸先生寘之膝而屬以對其語奇張先生曰是非凡兒

也強為我弟子我終當食而力及長遂受張先生經而  
當是時海濱之王皆饒樂以漁獵自娛府君獨喜為制  
科文辭讀書往往至丙夜十八試有司以異等補州諸  
生尋奉例入太學即復有聲太學嘗一再就省試不利  
而時人固目屬之科甲中寧能少東海王生耶而友荆  
公之難起州大姓王永者與公嫌名也而又鄰一日御  
史以名捕王永故匿不出而陰行賕捕者使更捕友荆  
公以自脫公出對簿則所坐皆里胥受賄鬻獄事公自

度無有也顧卒迫不知所置對而獄益急時府君少不習訟事強自力代訴言父子世農業未嘗為里胥為里胥者王永所受請皆有主名御史乃更捕王永永急則据撫公他事冀以兩解而里讐交閤其間欲兩弊之不决者數年而御史為閩人舒某者威嚴甚府君念大仇在肘腋步武外皆操兩弊念不者即以奇貨可居而獨婦吳淑人之弟某儒俠嗜義與謀之合乃相扶携趣御史於毘陵雲間白寃狀嘗一日夜步往返三百里足蹏

血流濡縷吳淑人親為浣濯烹伏雌以饌而隣嫗有饋  
箸蕢者併羹之府君饑甚携筯就釜食將下咽忽吐而  
大慟曰我父今何所而我甘此味耶吳淑人亦相對泣  
遂覆羹以蔬食薦矣時訟久不解事力日薄而吳淑人  
有裝具悉出資友荆公而府君方橐饘得入侍見他囚  
寒餒甚因盡出其私錢衣食之詭曰吾嘗家公有不忍  
色為之行意耳非以吾市德也自公之就逮府君無日  
不搏顙叩神求拯一夕假寐有若神告者曰必藉汝王

氏祖而解府君覺不知所謂俄有馳郵報者曰按君為登州王御史言府君悟以語吳淑人曰神所稱王氏祖者非王君耶急投牒王御史稱冤憐而下之理官立辨里人陸司諭之喪時猶為諸生悉府君父子事作代父辨冤錄又為文壽友荆公謂世人即百歲亡子何以能壽友荆公亦時時謂府君吾業已五十餘其前我而身也自是以後則而我身也府君故以奉友荆公署其齋曰愛荆人謂愛荆君真能用愛者矣府君俱謝不敢當

惟時時語二子元馭家馭母忘而祖之艱危母忘而母之弟吳君德而已府君既以家難弗獲竟儒術然寬博有智度長可七尺廣額豐頤脩眉美髯望之奕然如神人也而元馭年十二髻而試於提學馮御史大馭馮公大奇之寘榻前手摩其頂已指其敝帚戲曰若父貧耶有子如此而靳一幅帛也已顧侍立者宜興方令吾失言是兒非紉袴家物迺父當亦奇士元馭入學宮即廩學宮屢試必冠而家馭亦繼振府君復以材貌重友荆



公得從容家秉為德於鄉矣蓋府君生而母徐淑人見  
背後母陳淑人有子曰光祿君夢臣小於元馭一歲陳  
淑人不能無移意然府君所以事之益恭謹雖燕見必  
修色而進之退而所以撫光祿君如元馭也師館家塾  
孳孳不倦矣元馭兄弟少而為諸生有聲然每就試府  
君必携以行僦舍擇僻而遠囂者與同卧起小出則鐫  
其戶壯吳君間風之曰兒子邑邑面牆何以發文思府  
君徐曰如舅言日見市曹子鮮衣怒馬者其文思不當

大發耶吳君笑而已以故元馭兄弟生平無狎邪游不  
解耳目好雖其性之篤誠亦府君有以模楷之也府君  
年四十四而元馭魁應天試四十六而友荆公以老壽  
終府君哀毀如孺子治喪塋易戚咸備當友荆公之疾  
革也手為二產券以授府君及光祿君府君泣語元馭  
女姑為我承之吾不忍見也既承券前謝友荆公淚交  
於睚不能出一語友荆公亦覺之為揮涕曰有子如汝  
復何恨今乃傷汝意者悔不前焚券也府君盡出其私

裝以為喪客或言友荆公所居積厚甚今皆何在以風  
府君正色拒之曰我受券故不薄也難得者兄弟古人  
我師哉其又二年而元馭會試第一廷試復以第二人  
及第報者踵至府君潜然曰痛不令吾親見之既而曰  
天惠我厚矣惟有夙夜勉勵毋負耳會西堂成扁以益  
謙見志焉其年授鴻臚寺序班不赴又二年而家馭應  
鄉薦又一年元馭以翰林編修滿考封府君如其官又  
三年而家馭會試第五人廷試二甲高等五十八以登

極恩進封右春坊右諭德六十四以大婚覃恩進封詹  
事府詹事兼翰林侍讀學士吳淑人亦自孺人進宜人  
以有今稱府君二十年間三命至宮臣首易銀緋而金  
紫然衫帶皆故暗褻裘垂垂浣補之跡宛然藍輦弊至  
不任肩從者一二蒼頭不知其為貴人也諸干旄至吾  
州里必造請府君人人與相綴接甚有禮叩之事即不  
應直指陳者不欲言其名嘗屏人語府君賢子始仕寒  
素虞桂玉先生豈有意乎則有里富室之某獄在府君

拱手曰幸足薪水不敢以私屈明公三尺當友荆公在  
繫而鄉人挾詐而稱贖田者然實無價王永既以陷府  
君而負囂訟名亦與焉府君不得不予田既貴而王永  
死其子汝舟來歸罪府君好謂曰兩欲自解難耳非故  
相讐也吾父幸白而汝父死何請為諸挾田者悉寘不  
復問且曰吾居恒語二子市勇不如市德夫柔弱者天  
之道也吾敢忽諸府君家人男女千指饒為之衣食而  
厲其禁有交關外事者醉與人鬪爭者折閱市貨緡以

上者收治亡所縱應門必擇老幹使伺一切覈則賞掩  
互與同罰或誤收他姓亡奴及盜鬻田宅主人以片紙  
來立還之不少靳嘗游光福山置梅杏數十樹歸至十  
里市惡少年來呼於舟曰我園主人子也誤收若偽銀  
來求易耳府君笑諭之我安得偽銀市有識府君者批  
少年頰曰此人前後作此狡獪多矣今乃犯長者請懲  
之官府君復笑曰謝公意良厚乃欲破我遊山戒此人  
貧不過欲再得我價耳卒償之時元馭侍色微不平府

君曰若有知以金九彈雀者乎柰何使我擲金九也元  
馭廼更謝不及也而市人驚指相目安得此語殆聖者  
歟府君性不愛妄費雖一金行之必以當而其居窶時  
屬大侵割其母錢米為糜粥州之四門以食饑者又募  
人收浮尸塋之既從張先生游為光祿君娶其孫女又  
命元馭與其子元蒙遊緩急贈遺不乏餘姚葉先生兒  
子曰師也沒且三十年其孤騃而貧一旦窶行來謁府  
君憫之為具湯沐酒食厚遺之與約歲必一來來必以

土物厚疇其直而後歸葉氏子以有家府君固不獲經  
術顯然其治經老不忘嘗與元馭兄弟談俱歎服不如  
博士弟子試而出誦所為文府君戲第某當前列某當  
不得意皆驗少亦嘗為詩既以其無益棄去吾州之立  
新有薄其文獻者府君乃取明偶先生桓而下若干人  
之辭纂之曰太倉文畧今行世吳淑人亦知書嘗佐府  
君讀史至古忠臣節士未嘗不交口嘖嘖歎也既府君  
於嘉靖末覩邸報言官有擊相嵩不勝杖且戍者顧元



馭兄弟曰若曹能為之乎死吾不恨矣吳淑人曰異乎  
吾所聞夫為人臣而危身殉名使吾君負不韙非福也  
因持論不相下而罷元馭既以高望長詞林稍進禮部  
右侍郎而江陵相不服憂元馭風止之不聽乃大逞志  
於言者元馭抗責之又不聽於是謀請告省覲歸府君  
聞之曰善大臣不可以名累國體顧謂吳淑人今而後  
知若言之有味也元馭遂歸無何家馭亦自河南提學  
副使移疾歸相與奉府君吳淑人懽甚府君亡他嗜好

獨好植花木尤多聚五色繡牡丹至數百千本晨起未  
盥櫛即踰履行籬落間手自培溉雖大寒暑亡間佳時  
多遊虎丘石湖天池諸山水間一舟汎錢湖徘徊兩高  
三竺六橋上下山僧漁翁恠其狀偉嘒嚅語此豈官人  
耶府君亟引舟避匿而少亦一從獵得名鷹玩之謂人  
支公有言愛其神雋耳及翫梨園戲復謂人此最瑣瑣  
亦足以觀成敗見哀樂晚節悉謝絕不復近儵然一榻  
而已府君雅性不食酒留客沃之必使醉往往丙夜不

示倦色其食兼數人然居嚙肉羈飯得飽為程遇客則  
備水陸窮膏腴至罷酒而蒸薦如故既已才吳淑人弟  
而感其捐家為已悉中外事委之總大綱而已吳君沒  
始稍稍經營有數質庫聽其息至久而中耗元馭以聞  
府君急收之尚有什一二存府君曰收之其耗露矣不  
責償且益翫我責之急彼不死水火則桎梏耳姑示不  
測以空名縻之及府君卒而諸庫索皆如洗也又遺令  
毋得問鄉里諸責且析其券以故業漸落不能如友荆

公時府君雖膚脂然骨尤挺勁立踰時不徙足步履御  
內如少年方寢熟而微聞人警欬或履聲即醒以為常  
咸謂府君神氣清裕不百歲不止已涉冬忽屬疾若有  
滯物伏胸臆間食漸減不能快寢以瘦削元馭兄弟憂  
之甚於國醫靡所不延請籲天禮神無早暮休而竟不  
效以卒府君且卒意揚揚不亂顧吳淑人吾欲聞金剛  
經語吳淑人為誦之且聽且瞑府君以萬曆壬午十月  
九日卒距其生正德乙亥九月九日得壽六十有八元

馭兄弟慟毀幾死而甦者數矣弔車踵至久之小定乃  
上疏乞府君祭塋而中有云他人有子或恃祿以養而  
臣父乃羸糧索以資臣兄弟之廉他人有子或借父以  
豪而臣父乃杜門斂跡以教臣兄弟之讓人以為實錄  
云故事三品不滿考不得全塋詔特予全塋而諭祭與  
前後三告身辭褒煇揚厲即大臣所不敢望蓋異恩也  
余少於府君一紀幸生同里閑得托交而余稍浮沉宦  
路至納鄖節歸乃時相過從其過府君尤數余好飲不

以府君不飲沮府君不飲不以余飲厭至臺察監司而下見亦必余二人偕且久而余微司府君未嘗語及私至詢土俗察民利便疾苦疊疊言之也乃其隱惡揚善多所救解則余且心服府君而府君亦謬許余長者府君之宗人嘗醉於張參將榜有所侮參將不勝忿列之臺為下捕而後諗於府君有連輒移怒參將府君摧謝不能約束宗黨而已參將實廉而才後語及參將輒推轂不已參將亦不自意得此於府君也余時時偶府君

談說多農家晴雨豐荒與鄉前輩故事間一及朝家所以揣摩物情顛析國是處分割斷往往破節中竅即達官老吏所不能窮也余嘗語元馭矯矯風節則吾子萬事不理舍子尊人奚屬使繇甲科當平世何至出弘治間鈞陽錢唐下哉直而溫詳而坦剛而無虐慈而不靡好義而不居其名庶幾古之所稱鉅公君子矣元馭兄弟既選地得寺溝口之新阡而佳距故塋僅百武司空為治窀穸且具乃謀以乙酉之闕月塋而請辭於立言

君子記羨中之石具草至數行輒哽咽不能復下筆蓋  
踰歲稍屬而謂余知吾父子兄弟者莫若子耳幸有以  
損益之余謝不敏竊自謂始而辱府君友晚善元馭兄  
弟遂莊事府君今而已矣念無可以小効者謹為之潤  
色具狀如右府君元配吳淑人事見前今無恙二丈夫  
子元馭名錫爵家馭名鼎爵其科第名位亦見前元馭  
娶於朱故黃令邦臣女封淑人家馭娶於莊故白水令  
某女女二適徐可賢曹晉學皆太學生孫男三衡太學



生錫爵出其二皆幼鼎爵出錫爵有女三人長女遼太學生周秉忠少女字吳某中女道成仙去世所稱曇陽子者也

資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進階榮祿大夫贈太子少保謚恭定笠江潘公行狀

萬曆之十年壬午十月十六日都察院左都御史笠江潘公卒於家其明年癸未巡撫都御史郭公思極以訃聞上震悼賜諭祭者二遣官營塋贈太子少保已而命

翰林臣考公行錫之謚曰恭定明興大臣得謚恭定者  
僅故大司徒年公與公而兩年公故嘗宣力恭順間屹  
屹砥柱者也法所謂敬順事上純行不與公於年公有  
光而天子之制命與祭先後辭褒揚公材德政術不啻  
稱是中外聞而歆言之於是公之子學憲君允哲方伯  
君允端將以某月某日塋公賜塋之某兆伐石以俟鉅  
公大人之誌若銘而屬世貞狀其事以備米世貞故習  
公又與學憲君姻好所願為執鞭者也敢以荒落筆研

辭公諱恩字子仁別號湛川已更號笠江其先毘陵人  
至元季而有添二公者避兵徙上海遂為上海人添二  
公生靜菴公某某生端原公麟仕為所大使麟生默軒  
公慶多行陰德信然諾有鄉里稱以公貴贈都察院左  
都御史有二子其季為順菴公奎負幹用仕為項城尉  
課最當遷自免歸順菴公始娶於趙天繼娶錢乃生公  
嘗拜公封為按察僉事而錢先逝贈宜人矣最後順菴  
公復拜公贈為左都御史錢亦為夫人而公復為趙力

請贈如錢公生而明穎疑重離襁褓即不安言笑宛若  
成童六歲父教以四聲高下揚抑不兩日而悉之稍長  
受經術所構制科義蔚斐有聲補邑博士弟子試輒屈  
其曹偶無何臺試第一且廩而屬有諸生當貢而居喪  
服除者必廩而後貢公憫其老曰吾何所藉一食而忍  
皇皇其長者推以予之嘉靖壬午公年二十七舉應天  
鄉試第九人明年登進士甲科授祁州知州州歲當均  
賦公至之未幾為正冊籍清弊覈隱戶無匿田田無匿

稅參伍新舊裘而濟之高下稱平其吏民故朴魯兩造之項不數言而決咸搏頰稱快以去當入覲用治行異等調劇得禹州州故名御諱悍王國也有子侯豪戚環衛之屬而其俗亦強侈既聞公治祁名稍稍斂跡而公一切以寬平處之獨謝絕居間亡所徇其人大服至為語曰毋相讐避潘侯母甚口愧太守公在禹未幾而積貯為列城最會歲侵發庾而貸之無饑者尋擢南京刑部員外郎吏民思公謳謠不已至生祀之遺愛祠以配

鄭上卿公孫僑漢丞相故潁川守黃霸語見州志中為  
南刑部一歲所而以錢夫人憂歸滿三載服除得刑部  
員外郎時天下當鄉試而執政者新議更其卜制以為  
不當以取舍屬監司御史特遣京朝郎往而公用文高  
首得河南所拔多知名士而少傳郭公朴尚書劉公自  
強魏公尚純侍郎喻公智至與公並貴八座聲稱相埒  
程式文亦以爾雅為諸方冠還署之亡何遷廣西按察  
僉事提督學政廣西故僻而推於訓故外亡所嫻習公

乃增益執文所先者啟之而其要歸在於敦本實貴器識以故自公後薦南宮者不虛歲而名臣亦間出時靖江王驕勒其國衛卒之子弟毋得充諸生即充諸生而試者必以賄不則銀鐺其父若兄公謂立賢無方非耶移文長史司謂王復勒諸生試者吾立論紕汝王聞之悚然諸生乃獲試而公嘗署按察篆又以勾捕王所匿大猾必得乃已王滋銜之其後竟以與御史監司競而上疏首誣及公上為遣給事法曹緹校置獄勘公亡所

侵王奪祿國臣以下抵罪公之視學政居職自稱諭於  
前後數公而其攝廉察篆尤亡害考最錫誥遂進四川  
布政使司左參議分守川東西北三道所至督有司輕  
平其徭賦察見冤滯其理所在夔人尤德之遷山東按  
察副使巡察海道所部登萊饑郡邑亡見庾民習逃徙  
枹鼓間作公多方設法勸募賑貸之因借其力以闢荒  
蕪乃嚴約束布耳目民方見以畏懷有生色而御史檄  
公監試事錄成進御而時相有修葺於御史者摘其語



以為譏訕詔逮御史及提調監試臣者遂及公時傳上怒甚且叵測公曰上明聖詎忍以語真人死且上也即死之而生之母非天也我安敢避旃而又何所覲為已入獄寘對公自若赦出獄亦自若謫廣東河源典史公遂之河源沿檄歸覲願菴公道轉贛州府推官丁願菴公憂歸服除補福州府亡何轉南京太僕寺丞再轉南京禮部祠祭郎中復為江西按察司副使整飭贛州兵備兼分巡嶺北道公既坐无妄謫而資歷久亡出其右

者以故自河源尉凡四轉而復守故官。艦鞅錯於道，席不及暖，公亦不及有所設施。而縉紳先生不能以聲色窺公，而益信其為公輔器。公之在贛，屬峒寇漸平，遷浙江左參政，分守杭嘉湖道。方按部海鹽，而島寇猝至，圍之數十匝。時城無見兵，公鼓舞吏人，晝夜睥睨間，不少懈。賊知不可破，乃解。時謂鹽官孤城，非公在，魚肉矣。而公進雲南按察使，未上，擢江西右布政使，居無何，遂遷浙江左布政使。凡三轉而始為政首，革賊吏出納之弊。

郡邑來上賦者如寄已而其民洞知之郡邑亦不得緣是而取奇羨又數佐其臺使者禁斥貪墨浙人稱便復提調試事所得知名士逾於山東時入覲與太宰御史抗辨賢否多降心從公甫竣事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下車問父老問左所疾苦得黃墨綬以上不職狀輒移文顯責之至有望風解綬去者徽恭王托玄脩蠱上而子庶人載堦繼之益為忤嘗輕行去其國以覘其留都又多掠良家子充後宮占民田所賊殺無辜

數十百事聞下公公與御史悲發其狀論廢徙皇祖陵  
削其國秩盡奪所占還民徽既失國伊庶人復為忤忤  
甚於徽公首鍛其鋒剪厥羽翼其後竟得罪豫州部稍  
稍息肩矣公嘗整礦卒付裨將將之以赴島寇有功與  
賜金幣亡何遷刑部右侍郎尋擢南京工部尚書公至  
扁其中堂曰敬義以示僚屬曰事君而思見利而思思  
過半矣即權蕪湖龍江兩稅者陷於蠹不自拔公乃擇  
敏慎郎與之衷畫一而著甲令焉務以不苛取而國課

亦足督修皇祖陵及孝陵又完上以其速而能節也嘉  
之賜白金為兩者二十綵幣二有副召為刑部尚書時  
吾郡人督留餉都御史章公煥故嘗有疏以經畧中原  
名觸上諱坐他事逮而詔法曹寃所由將坐以誹謗公  
謂章非所宜言然其意在憂時耳巡撫雲南都御史游  
公居敬將征東川夷調兵餉不能無擾而與征南沐將  
軍相觝沐將軍中之亦坐逮將坐以擅興激變公謂游  
特行事不當物情耳事取旨非擅興夷狡不良不為激

變二公雖竟遠戍然得不死而上仁明亦不以為公累也改都察院左都御史公䟽辭有旨卿老成端肅風紀重任特茲簡用宜承朕命不允所辭以二品滿三載聞上遣中涓賜鈔緡羊酒予告進階資政大夫封二代錄一子入太學公自是再上䟽請飭臺綱剔吏弊蘇民瘼前後幾二十條鑿鑿中竊上皆嘉納之命所司舉行大風霾上䟽自列不允偕太宰考察庶僚評隲必以公議即分宜尚在事不能有所下上其指一時凜然稱肅充

廷試讀卷官是時方伯君成進士為刑部郎以材調禮部而給事中某欲借以傾太宰而遂及公公復上疏自列上念公春秋高優詔許致仕而特為太宰明所以遷方伯君意公既歸闔門養威重顧生平無他嗜獨嗜書晚而彌篤未嘗一日釋卷自六經子史以及國家典故毋論金匱石室之藏即虞初小黃衣所纂靡不手錄而彙之一室蕭然唯圖書自環而已詩根抵東京鄴中間及開元大曆文則規摹昌黎四子以上沿先秦要而歸

之六經純如也始擢第而贅所業於鄉先生陸文裕公  
深陸公高自標許意不可一世士而獨心折公語人曰  
文不在茲乎吾何敢居先達焉公既位日尊名日益重  
金石之辭沈陵谷者不得之身母以暝不得之父兄母  
以子弟於是爭趣公公不忍逆距其意咸有所撰述俾  
之實歸以故晚節其文益富益暢而有法性孝友其事  
順菴公與錢夫人備志物之養喪葬祭饗戚易不偏勝  
時公既得老而諸弟溫州君惠刑部君忠光祿君恕皆



相繼自引歸三君故嘗受公經以至有官秩公業八十餘則其最少者亦七十為築四老堂於第西疏泉種竹備林野之致而學憲方伯及公少子都事允亮間以之官休沐歸省侍公出則金紫銀艾相絡繹處則懸曲旃奏鐘鼓懽讌彌日亡間人謂洛中耆英非一姓而陸賈李遷哲之儔要以酒食選耳蓋於古公無擬也公念有餘田首捐以供諸墓祭歲時合宗族饗之因以稍賙其貧者良者而扶其不率者又推以助里甲之應供者他

所著家訓井井蓋不特潘氏規而已公之歸臺使者無  
歲不慰薦上未及用而最後謝中丞登之溫侍御如玉  
復以公應詔上老之特詔進公一級公前是以詔恩當  
為資德大夫至是為榮祿大夫今上之六年復以詔恩  
有司具幣餼存問時人益榮之公素強無疾又善玄素  
之術能攝精氣時時遡腦顧猶隱之與方外客還往相  
與顛析葛稚川鄧之學謂丹砂可化而人見其耳目聰  
瞭步履矯健以為即亡論冲舉可不死矣而會允亮卒

公猶能強自抑已而刑部君復卒公乃歎曰四體也而廢一將柰何且使我蹢蹢人世乎自是多忽忽善忘尋感脾疾月餘而逝矣距其生蓋弘治之三月二十六日也享年八十有七公為人廣額豐下脩眉秀目丰度凝雅淵淳山峙望之而知其為貴人也生平無喜愠色即倉皇迫之而不能得其蹙步疾辭與人處坦夷不設城府尤不喜為脂韋骯髒室無雜榻囊鮮餘刺以是竟其身居官眷取予當得代輕舫垂索而恒秘之曰我何以

示人廉隱惻懇至以求便利民尋推不自居曰我何以  
示人惠自其長藩臬至八座多悍相宰鑄日人謂即不  
相齟何以能庸公不知公韜光善藏不激不隨有以庸  
之也善乎孫文恪公之稱曰吾在銓諸藩臬之長未有  
不通問者獨不能得潘公一刺异哉能不通問者必其  
不受問者也若潘公者可銓也公之鄉有少師徐文貞  
公宗伯陸平泉公者其言著蔡也徐公謂公學自濂洛  
行則曾冉自通籍以至懸車出入險阻跋涉萬里蠻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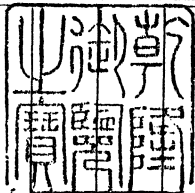
瘴雨之途靡所不歷間以微絃嬰制禁都官衙楊之味  
靡所不嘗竟能保躬完名出險就夷鴻猷懿烈為賢士  
大夫所推重陸公則謂公長者淳實居身廉靖鮮銜飾  
以暴人耳目而其中介介不可犯猥濫請謁者望風屏  
跡一時朝士皆憚服公以為前後居中執法者罕公若  
也學憲兄弟尤寶重之以為公實錄世貞不佞繼有言  
焉可乎漢興御史大夫與丞相侔埒重也其可屈指數  
者周大夫昌之彊力貢大夫禹之清直薛大夫廣德之

敢言尚矣公不必盡有其跡而提身執行從容養重進  
而儀於朝退而儀於野者又何多遜也蓋余嘗按部汝  
南過太康之墟而感於先朝之顧大夫佐者行業著於  
耳目而名實不被其身上書請之朝得贈少保謚端肅  
搢紳頗快之夫以顧公之賢任職百餘年而始見伸然  
而問其家僅一牧豎子耳不能名其祖與今所被之盛  
公甫捐館而中丞請之宗伯覈之不踰時而諸典具備  
毋論公之壽考福履其子孫抑何蕃且賢重也然則造

物所培覆不可銖量寸計也已公始娶於包天贈宜人  
加贈夫人繼曹氏封宜人加贈夫人先公卒其事行見  
公志亦陸宗伯公著也子男三長即允哲陝西提學副  
使娶王氏贈孺人加贈恭人繼項氏再封如王次即允  
端四川右布政使娶顧氏封安人加封宜人次即允亮  
南京後軍都督府都事先卒娶儲氏贈孺人繼王氏封  
孺人咸以學行行政術彬彬世其家女一受南寧府通判  
瞿講聘早殤俱曹夫人出孫男八雲驥國子生娶孫氏

雲樞官生娶楊氏雲龍國子生娶顧氏雲夢國子生娶  
莫氏雲鳳國子生娶趙氏雲獻國子生娶呂氏雲柯娶  
顧氏雲楚聘姚氏孫女六長適官生陸彥禎次適國子  
生徐元普次適國子生喬拱辰次受王士驩聘次未字  
曾孫男二曾孫女四長適國子生顧晉次受吳宗玄聘  
早殤次受喬某聘次未字所著有易經輯義三卷詩經  
輯說七卷詩韻輯畧五卷美芹錄二卷祁州誌八卷笠  
江集若干卷行於時





弇州續稿卷一百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一百四十三

四十三

詳校官編修<sub>臣</sub>潘庭筠

中書<sub>臣</sub>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sub>臣</sub>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sub>臣</sub>陳文樞

謄錄監生<sub>臣</sub>魏綿曾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一百四十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行狀

亡弟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敬美行狀

亡弟諱世懋字敬美先大司馬公嘗命之曰吾聞東海有鳳麟洲爾才庶幾埒而兄乎署其讀書之室曰麟洲

既甫宦而以家難歸奉母郁太恭人隱居闌闌中慕王君公之行別署號曰墻東生宦小達思自挹損更署曰損齋然而天下故知弟號麟洲其稱如故吾王之先自卽邱子諱覽諸孫文獻公諱導傳其子諱某世世貴顯至五季而有諱仁鎬者為吳越王鎮海節度衙推居巖之分水遂為分水人世孫宋左司諫諱縉有名臣稱闕傳至諱夢聲薄元德不肯取撫仕僅應行省辟為吾吳之崑山州學正幾四十年遂為崑山人後割隸太倉

州徙為太倉人皇祖考諱倬歷官至南都少司馬以政  
術行誼為弘治正德間名臣賜祭予塋皇考諱闕至都  
察院右都御史歷督撫薊遼諸軍更六大鎮為嘉靖名  
臣以口語中權奸歿最後復故官加贈大司馬賜祭予  
塋婦即吾母郁太恭人十九歸於大司馬公明年丙戌  
舉不穀又十年丙申舉吾弟弟生而秀穎異凡兒眉目  
如畫三歲即善操切其下家人重足而立父母絕憐愛  
之稍長益務為寬厚出就外傳讀書輒成誦應對機警

蠡出八歲而不穀舉於鄉第五鼓披衣起坐大司馬公怪而問之曰吾有憂耳何憂曰憂他日之後吾兄舉也大司馬公大悅每為人說之居四載不穀守刑部郎燕中而公繇御史驟遷中丞南北禦圍倭寇無寧月弟皆從其憂虞艱險百端獨弟與太恭人共之始弟甫十齡而病損先天氣幾成瘵戢其身醫藥間大司馬公憐之甚不欲強以佔俾任之而已弟病小間忽忽不自得因取通時程式經義誦而做之別成一篇置案頭大司馬

公見而心異焉謂太恭人幾失此兒乃始教以屬文而  
延鄉進士茂才先後授經塾中非久輒辭去曰某不任  
師也是能見鞭影而馳中間嘗一歸就州試即冠諸弟  
子大司馬公念而促使去不竟試以學籍進補國子諸  
生祭酒郭公鑒試而奇之擢寘前列乙卯當應順天試  
其文已藉藉人耳而會有忌大司馬公者謫書題小誤  
獨其文不入內棘第乃歸侍公使院公故以經術擅諸  
生名晚而益精其業為弟日切磋者三載比再遊太學

試屢第一尤為祭酒教公銑所稱賞遂試順天與鄉書然誦其程式文者猶以為屈而大司馬公意尤惜之欲伸之於南宮課業益篤第所構易義亦益精明年登己未會試當射策公車其文與書皆工受卷者欲上之大相所故事首甲必大相分讀而大相嚴時嫉大司馬公甚相客時與彌封者知其指掣去之遂得三甲肄事兵部第馳謁大司馬公於使院汎瀾久之蓋北兵方深入公帥勵將士逐走塞外而大相方媒公以縱敵弗擊雖



坐僅鐫二秩而諸將校皆捕繫論死公謂弟曰吾禍止  
鐫秩耶弟叩首泣曰未敢必也公謂弟去從朝夕升散  
吾得老田里作編氓足矣時方議拔進士為庶吉士人  
謂大司馬公以郎君才諸進士中誰儷者取之若承蜩  
耳公意為動弟獨曰柰何作此念非獨慕止足也人方  
魚肉公不免而欲變化風雨耶謝弗往俄而御史之白  
簡上矣蓋是時御史受相嚴客邸中丞指中丞受相嚴  
指以是上而得天子怒逮下獄以失守論當是時變出

叵測太恭人跳而之燕中郎與弟抱首哭亡何不穀解  
青齊綬亦至欲與弟上書請代而大司馬公間而曰上  
怒方熾是沃之膏也毋速我死而客亦撫相嚴意更以  
危言脅之不果上第相與楚服奔走搏頰諸政地塗炭  
委頓以間索饘或入而視疾強顏以進含辛而出蓋無  
日不若形影偕矣會事小挺幾且得長繫弟始從不穀  
操管為詩悲歌顛頰大司馬公見之為泣數行下已而  
破顏曰而乃得從而兄雁行吾願奢矣何必膏腴其門

也蓋明年之庚申而公竟不免吾兄弟痛極瀕死者數  
矣步扶喪車下潞河且哭且躓乃以一蹇衛更代行又  
虞太恭人之毀傷也時時慰問已得民舟凡兩月而抵  
家各不自意全時方苦大水災鄉居盜四起抵暮火光  
與噪聲應不絕乃謀請太恭人偕婦子葦城居而誅茅  
構丙舍於藁葬之側三時進食哀號中夜歎咤誓以蔬  
素輔粥時余兄弟皆尪瘠而弟以風疾故尤甚每月朔  
入城起居太恭人太恭人憐而憂之手和肉羹以畀弟

泣弗忍領也凡二十七月而始茹葷畢三載始除服然猶被白恰單衣不敢預宴會聽聲樂與人間慶吉禮唯於詩酒風所嗜不免時時濡首相與暢怫鬱澆磊塊而已不穀以久宦去太恭人膝下而弟供養之日長能得其意念大司馬公有遺產而世父之子四人家漸挫將大割以贍之而宗黨有窶困者時王父所置義田屬之冢孫不治亦謀有所更益太恭人嚴不敢以聞而私謀之弟弟曰此懋風心也宛轉入白太恭人許之是以得

稍稍全義舉皆弟力也弟之始為詩用不穀故因習知  
不穀之友故李于鱗徐子與宗子相余德甫張肖甫及  
今吳明卿張助甫而其所心服乃于鱗大司馬公之喪  
過濟寧于鱗單騎出弔弟哭不能言而且拜且睨于鱗  
亦目屬之弟既服除請於太恭人與不穀間過俞仲蔚  
及吳中周公瑕黃淳父表魯望張伯起兄弟薄游名山  
水有所酌倡出一語必翕然歎服而錄以叩于鱗又為  
書盛相推挹于鱗大驚賞呼之小美至曰小美真才子

也又謂不穀阿奴咄咄火攻伯仁不虞燎鬚耶不穀報之賴其過來好米汁得少寬耳不然何所赴逼汪伯玉余同年兄也其文辭與于鱗並擅名海內自閩以書先余余為言敬美且出其近詩數十章伯玉亦大驚賞過望書問遺不絕當是時子與宦不達多卧雪中於過從易而明卿為通家兄弟詩郵往來稍不落莫矣弟既以大司馬公冤不白與不穀皆絕意進取治小圃居第之左余名之曰離資一軒曰鵝遼度經史古文圖籍之類

充仞其中蓋又無一朝夕而不形影偕也其從兄曰世  
望從甥曰曹昌先昌先尤有文皆善排調有淳于東方  
風第出其險奇語以相角久而厭之澹辭取適而已蓋  
三載而相嵩父子敗又六載而莊皇帝登極為隆慶丁  
卯相國徐文貞公輔之滌冤滯旌直臣拔遺佚一切與  
天下更始不穀苦瘍幾死小間與弟泣告太恭人將伏  
闕下上䟽辨雪時弟甫舉一子未彌月而瘍不顧也䟽  
既上屬新鄭相有所不平於徐公謂徐公多洗丹書暴

揚先帝過其語外流太宰楊襄毅公甚冤大司馬公而  
難新鄭事幾格弟與不穀相對洒泣蕭寺中會新鄭去  
國而邊臣行勘者以功狀聞蓋八閱月而始獲伸弟居  
閒無事益刻意於詩詩益工是時留都之臺垣當有所  
論薦而弟及不穀與焉不穀謂弟汝當出以慰我先公  
地下吾留侍太恭人襄毅公固欲俱起之而太恭人果  
欲趣弟謁吏部選於法當得郡邑弟行至河間道中而  
報除南京禮部儀制司主事不之吏部選而徑為京朝



官皆異數也而不穀業已召守故官天雄部楊公貽書  
不穀謂南而弟欲以近供養存者而姑北且報國而慰  
逝者不穀再疏辭俱見寢於是與弟俱勉之官而南儀  
曹職務簡弟得以其暇肆力於古文章而六季之綺麗  
名勝觴酒詞筆靡所不領會居無何以郎中裴病攝曹  
事而魏公之事起魏公者老而無嫡子其長子邦瑞弗  
愛愛嬖姬鄭之子邦寧會公之前夫人費蠲緣請於上  
以鄭繼封得誥命邦寧名為嫡矣誠意伯者知其事而

故憾魏公且欲因而奪其權寄謂若卒幼子嫡耶吾當  
廷論之魏公乃隱其事不敢以邦寧請而誠意伯之計  
訕則陽謂大司成勲臣之子當封者不入成均習禮為  
不敬大司成是而悉督促之魏公謀諸大司馬劉端簡  
公劉公曰余辱公肺腑乃敢對夫公之今夫人非正婦  
也而邦瑞生又在先則均庶也庶而不以長有國法在  
魏公矍然以邦瑞應事繇儀曹當白部少宰林公燦時  
領部喜而謂弟中山王之德遠矣能蔽其後人不違禮

而誠意伯者大失望頓足曰今年燥舌正為奴謬與邦瑞善而為之謀曰吾故善大司成若賄我我以半予之可得駁行而大司成之屬鄭者謀與誠意伯合乃各以意脅大司成曰邦瑞業四十矣而始不稱胄子者何以邦寧故也且邦寧不為嫡而何以母拜天子誥稱國夫人不駁異日公當任其咎大司成復是之為駁而返之儀曹復返之魏公魏公中悔曰劉司馬誤我乃以二子俱請林公甚恨之然無以難也第奮然移於中都督幕

曰鄭夫人故妾也其受封應否非所敢論第邦寧既生未封之先則斷非嫡出之子邦瑞庶而長邦寧庶而幼何兩請之有林公大喜謝第一言而徐氏之事定使吾部自茲重矣後邦瑞卒為嗣魏公鐫祿誠意伯誥大司成罷而後以無賄白都人至今稱王儀曹不骹法也弟在南儀曹僅歲餘而遷北為儀曹員外郎於職檢緝牒詳謹亡害尚書殷文通公知之而太恭人苦沈疴於家不穀時遷山西按察使上疏乞扶侍不報會太恭人疾

良已始出之任至秋而復發不穀移文兩臺不待請而行至澤州得訃晝夜馳而第上書以病予告至池河始得訃先兩日抵喪次以太恭人之不及侍疾也搏頰哭自數且絕而蘇自是弟與不穀伏苫塊如喪大司馬公時唯百日之後時時親筆研於酌酢不能盡廢而已壬申之初冬始禪服偕一二友生汎太湖陟兩洞庭各有詩紀之明年正月服除以四月抵都下十月始補祠曹意泊如也祠曹諸郎王君象坤劉君應麒孫君鑰博雅

名士弟皆與之善以志行相砥礪悉取古今子史益於  
經濟者朝夕討論不倦尋遷尚寶丞蓋是時同年故人  
有蒞其上者意不自安而弟事之益恭以是得謹厚聲  
尚寶居閒無事益以其間致力古文辭而故人黎惟敬  
在東掖李本寧在玉堂歐楨伯在成均丘齊之沈純甫  
在郎署李惟寅在環衛劉子大史元秉在緹帥日相與  
徵逐詩酒之社而弟時時握牛耳又善書所揮染篇翰  
流豔人目忌者緣飾有游閒公子之稱而是時傅御史

上疏論時事觸大相怒下獄得戍弟與石廷尉拱辰合而為治裝已劉御史自遼左論劾大相就緹繫事且叵測拱辰上書大相請寬之疑其指出自弟而弟又與拱辰偕詣相容李尚書所勸之尚書唯唯已晚視弟而私曰石君木強殆王生文之而弟方奉上命弔祭秦藩既至行禮動止詳華世子國臣靡不心敬之其幣重弟受食返幣還與撫公藩臬游攬長安諸勝蹟浮大白弄不律而江西叅議之命下矣弟怡然不以為意時不穀方

在鄖乃取藍田道經商洛山中八百里而後及相與禮  
玄嶽下飲均城樓汎瀾而別弟之外選也咸謂出大相  
意而南垣遂緣以蟻不穀時不穀已改南大理卿矣遂  
以聽別用歸里第惴惴恐不自免乃精心訊牒勤職業  
而所治南康道務簡無所自顯見而御史張君簡行部  
其地因獄與俱之九江饒州時分巡副使未至一切讞  
審獄牘訊牒公移悉以付弟相知戲曰是常習司空城  
旦書乎弟曰未也且以仕學耳及其治之輒精而於考



覈官吏語皆覈而文米稱是張君以為材而異之時巡撫潘中丞時良者弟故人也所以慰藉保持甚至尋入賀萬壽抵都下諸詩酒人與忌者皆在弟平心其間不為町畦唯小必慎耳既陞辭間道具絮酒雞炙哭于鱗之墓因游靈巖陟泰山觀日出祇謁闕里孔林皆有記及詩還至玉山引疾移文兩臺乞休俱不許蓋弟猶虞大相之深於技也既不獲已之任所治益精明嘗從侍御趙君耀按部至饒州而大相母迎養至京中貴人導

從大相之弟都帥使使寄弟有年家分能一出會乎弟  
謝以故事不敢離直指致庖廩而已都帥忽忽不懌曰  
我故不足辱王叅趙君雅伉直心不附大相以是益善  
弟其滿也特薦弟堪學政而潘中丞之薦辭尤熒尋遷  
其省按察副使所任驛傳時江右之驛傳最繁苦不勝  
其供億則多取之民民又不勝其給則為議減削之過  
當乃至學官有徒步出入者弟為下諸郡議裒其平上  
之臺臺是之著為令已兼綰司篆及署分巡道分巡當

省會至繁猥第於吏事益習有所譏馭即老吏莫敢措手嘗據案草上下牘兩吏更迭錄之腕指痛欲脫盃庭之訟取片言立決吏私相目使君真神人也尋入棘監秋試御史邵君陞素悉第才事皆以委之第所取多名士而程式二策及後序尤以博雅稱俄當入計南昌李令者以進士任可五載矣其始用小苛辦得上人意屢登薦書以是益驕成貪於酷用伎自掩司府相攝莫敢誰何弟於考語獨借夏日刺譏之臺悟以屬弟盡發其

奸狀遂露章劾而令用酷去且抵罪弟之入計也藩司之同事者新不能有所悉亦以屬弟當省臺大會方岳覈二十石及黃綬以下噤自廢弟於中獨侃侃條對諸所救解可指數太宰目送之語人曰才難不其然乎今者覩練事敢言獨吾晉藩長與江右臬而已而弟以勞故且冒寒得厲頗劇上章乞骸骨辭甚至太宰故知弟才而以不勝忌者出之外屢得臺薦語意悔之遂用以柱下石之口而免南臺抨既聞太宰亟稱弟益欲收之

至是寢其奏而會山東缺學使者太宰欲改補使鄉人  
一曹郎即風弟臥所弟謝曰某用臬使覲不幸有狗馬  
疾今遽起是以臬使病以學使起也太宰賢其意弗遷  
於是疾稍間例謁辭大相改容謂弟行矣旦夕當從事  
大藩山東非而任也弟謝不敢當歸而聞仙師曇陽子  
事而慕之以書托師之父宗伯元馭自通願一挂籍充  
都養是時不穀業已前見錄矣師憫弟誠與元馭可許  
也貽書謂弟明敏絕世而戒以上智利根存其實則務

匿其名自信篤不論人未信既承道門印可便當專神  
凝慮以待機緣向人且勿言色且勿動若愚若昏和光  
混俗而內念凜凜常如帝師對面又謂居官學道不可  
着一分穠豔氣弟得之喜不自意別去不穀竊意弟有  
所托且宦薄而勤勵故益甚嘗署案而有一字異者停  
筆呼原案校之謂吏曰若亦能手欲以一字變斯獄乎  
吏叩頭謝不能曰此出後曹胥手耳亟呼胥胥恐則投  
繯矣解而蘇併致之法蓋弟離事之半歲而郵獎不可

指數悉為款以屬諸郡守曰此皆乘諸君及我之離事而恣為蠹者也毋論諸君無與即署者新亦不易悉但覈其人與事來我為一懲而改之不以他累於是郵弊洗矣然弟不專徇法必以情佐理而行嘗鞠一父子相訟者而父辟甚弟為痛杖其子且誨之已乃命杖其父其子匍匐前護請以身代弟始釋之父子感悔如初有表帥者好傾諸曹得其事謂弟曰三代不當是矣甫百日而移視陝西學政道故里而曇陽子已立化自恨弗

及徘徊久之欲勿上不穀謂曰吾既已失先君子意汝勿為爾也蓋先君雖在厄未嘗不戚戚以已故錮二子為恨至是弟始束裝就道既之任其所行約束明暢藻雅為他省冠諸生欣得師試貢士畢行部三原耀州延安未畢而有兩京臺瑣白簡前是大相不欲持父喪而魚肉抗議者元馭爭之力不應遂請告歸省大相心媿之時時露辭色而曇陽子既以化元馭具其事屬世貞傳而弟手書授之梓給事某御史某乃極論元馭與不



穀謫張為恠幻而留省應之至波及弟與故沈太史懋  
學業已報聞弗竟矣而弟慨然謂學使者為諸生師帥  
即弗竟而業已見指摘何顏復教授諸生乃移文兩臺  
乞骸骨而單車之境上度臺䟽發即買一舸艣徑歸諸  
生有竭蹶而送者猶為之講說執文不倦時元馭之弟  
家馭亦自河南謝學政歸天下聞而高此兩人以比元  
馭其賢於不穀遠久之大相死太宰第諸道學使此兩  
人俱上考家馭侍其兄苦塊弟起家提調浙江學政上

疏辭不赴第名益高而惜之者謂縣官需材甚急豈有材如弟而竟老丘壑者甲申春不穀亦辭南京刑部侍郎召就醫藥而第以冬復起家提調福建學政閩浙俱天下文學地其視關中不啻倍蓰余乃謂弟可以出矣余處子又處無乃偃蹇天子之命而傷地下心於是弟意始決以歲杪之任而大試期迫矣星馳至汀而邵武而建寧以兩月畢事遂馳至漳漳故才藪即龍溪一邑民間待試者八千餘人諸生稱是而守令皆弟同里人

薦紳先生展轉為其子弟請屬不可屈指數強有力者  
至藉開府中丞指以脅弟第一切謝絕之而唯專其心  
神以從事諸卷恒丙夜不寐其所揚扞毋論前列即當  
下中至擿斥者毋鉛之外繼以精評蓋榜出而人人無  
異詞至得覩所揚扞語不啻歎伏矣已試泉其法如漳  
試興化前使之未竟者其法如泉還試福其法如興化  
以三月畢而諸生及民間之見遺而援故事求再試者  
八郡悉集且數萬人第一一收試之而度期且迫弟令

人自署名卷角而自封之不別為號於是頃刻就試試畢而付卷胥吏使公閱之有挾父兄私書於卷者有自署其父兄名卷中者悉棄不收收者僅十之七而加嚴閱焉於是居間倩代之弊絕矣弟後先所拔多名士及試撤棘榜開儼然可數而解元李光縉者困諸生久弟覩其文而異之俾籩學宮遂冠閩士翕然歸弟鑒裁而弟尚以所試第一人少應格意恨不樂更三年則第一人之彙征者無限而弟已不及覩矣弟所頒條約在

關中雅已著聲而閩之士習窳而僥倖者衆則其於規  
愈嚴而法益覈閩人敦行好古學幾為之一變俄進其  
省左叅政分守福興道時從侍御楊君按部興化楊君  
性嚴察於司道鮮所當意獨雅重弟事與之謀第多所  
寬解入賀萬壽冒暑行至吳門以期遠暫憩里中得遷  
今官報猶以左叅政抵後抵都下竣事而後拜命時三  
相公鄉人太宰有通家契皆下榻而請益弟披吐無諱  
於元馭尤切至弟既之金陵履太常任金陵搢紳先生

欣得一邁以為祥麟威鳳戶屢恒滿有所報詣倒衣出  
逕恐後筆研之請無虛日第尚能應之不作厭數態且  
盡欲遊江山之名勝補昔游之所未足緒成一家言而  
勞疾大發心肺火上升於喉咽間結閤成痰噎每食必  
多錯逆不盡受時吾吳之兩臺使者條論鄉國事宜以  
大司馬公之寃僅雪而功未盡讐為歉禮部議賜公兩  
祭全塋不穀再疏請得贈如今稱蓋身後之事畧備矣  
弟擬上書乞假歸從不穀世貞奉裸將飾兆域以鮮近

例逡巡不果意殊邑邑久之病日益深乃移狀於卿沈  
為具疏請下尚書吏部極稱弟賢姑予急治病病痊而  
有司奏起用如六卿大臣例報可時不穀被命留京輕  
行逐弟於奔牛弟時形瘠而色多火然神氣殊勁爽相  
勞苦案醫藥與方舟而歸不穀既不能出又不忍於弟  
業上書請一丘矣弟謂嚮者兄不云乎余處子又處將  
偃蹇天子之命而傷地下心且上之待我先公厚此一  
時也兄寧能愬然而已乎余無以荅第朝夕候伺弟消

息小益則為寢食不遑嘗避而飲泣者數矣弟微知之  
強自飾而見我會不獲請至明年戊子二月密戚知友  
餞別兒子新居弟尚乘小籃舁從澹圃縱觀優旃舉一  
觴始去又數日促余過別步履趨談論暢余乃得自引  
然日懸念無已時至初夏方晝寢而家人來云弟病益  
甚無起色為之驚墮床及閱其手書則曰吾食雖不至  
脾而神甚王不死也然意者欲安我耳有錄其分產遺  
戒多理身齊家要語所析雖草頭木屑井井不遺漏料



理身後衣棺喪葬哀禮為儉令他人積日而計之弗及也且曰吾自今端坐以俟期而已其入與婦子訣靡不頰首飲泣不敢仰視弟洋洋自如明日一家人至則報進粥無苦已又一人至則進肉矣然自是頗矻矻著述有澹思子望崖內外編經子臆解屬歲大侵餓莩盈道日有死者弟乃倡諸大姓出困米煮粥以啖之全活可萬計死者用浮屠法延名僧誦經禮懺七晝夜瞻拜甚謹沾沾喜曰吾胸中更無事矣然弟故課責子姓望之

甚急而其於諸生試義分別考校他好不能奪至是益勤而性稍下善恚忽欲葺離資園一島力不稱願顧索已置於前施及法事矣意時時不樂子姓竊憂之將百日病復大發二日而粒絕又二日為季夏閏望前一日晨興命移席中堂強起坐飲少水亭午呼楮墨手書一紙與余訣大槩謂種種惡證俱現恐在旦夕弟性敏有膽決加以學力定力遂能輕死破戀六親既已無情即見兄如不見也未復謂天下雖存饑聖主能蠲賑事尚

可為唯願廟堂勿固寵勿近小人勿聽人言搜求人過  
諸君子勿偏見勿立黨勿思報復即死無憾既械書未  
發迫瞑目力起使人掖而據胡床盥水於足既畢兒輩  
問有言否曰四月書已盡之復何言曰不昏散否曰無  
念何所昏散儵然遂逝不穀時外出抵暮歸而家人以  
書及訃至小子駿時在邸匿訃而以書授不穀曰叔父  
亟矣讀其書二百餘言既有致結法尤精美無一筆誤  
泣謂駿此當未大故也更三日人來無復生理矣駿度

不穀心稍定乃以訃告嗚呼痛哉弟以嘉靖丙申生歿於萬厯之戊子春秋僅五十三耳不穀長於弟十年齒髮盡墮去死無幾乃不死而令弟死也弟至性幾曾閔明悟埒子貢博裁亞子產敏練如賈生其事大司馬公太恭人以志為養教盼若一不穀意所屬弟恒恐失之也弟間有所請不穀未嘗不心唯也尤篤倫理重名誼其施予視不穀稍裁而能不失宗黨戚執待而舉火者亡慮數十家間左歲時咸有所周卹居恒不輕為公府

居間間有之必宗戚之困阨橫賦及冤抑不伸者若州里大利弊與單赤恫苦侃侃不憚詳矣嗜義若渴有所聞於晝即終夕不寐有所聞於夕唯恐未曙汲汲行之然猶識長慮悠然能見事後雖三老更事者見之恒自失少亦微有耳目之好觸一語立斷遣之不少牽係世望每自愧其濡首且謂大兄非沈溺者仁而少斷以是不及弟耳居官好為條教煩不至瑣尤能曲暢物情因事為功屬吏之廉而有材者必為之達於上即不至贓

濫未嘗不弘掩覆以是多感弟決肺腑始以受大司馬  
公舉子業遂精治四子及周易獨會之趣不專訓詁晚  
視學政傍通諸經皆能撮其大要亦喜讀釋老氏言初  
以資翰墨耳既受曇陽師誨且多從衲子游於西來之  
教往往有所發明獨於宗門似未得機軸若乃致虛極  
守靜篤如老子所云者亦行之而未能深詣也既病久  
稍見定力去而恬然殆有未易窺量者顧弟不諱言二  
氏學恒謂吾於兩廡饗亡所貪苟陰用其實而陽詆其

名或假竊其似而自文其陋者俱恥之以故躬書墨陽  
師傳而所撰著望崖編等書亦皆其中精至語識者謂  
不下白香山晁文元於詩雖自濟南始其所涵咏多漢  
魏晉宋以至盛唐諸大家然不肯從門入亦不規規名  
某氏業而神詣之境為勝七言律尤其踔絕者文出入  
西京韓歐諸大家間米劉義慶世說自以為得彼三昧  
而於游名山記尤詳婉有力善持論往往以識勝少即  
上臨池行草蕭散小隸踈行得晉人遺意晚而彌好之

病甚已絕意吟咏然猶為陸司寇陰司馬作行楷蓋絕筆也性嗜佳山水其登泰岱觀日出憇靈岩謁孔林入關過華嶽具行滕布屨自青柯坪而上西北臨大漠稍南眺岷峨積雪東俯中原一昔而下謂平生之觀毋隄此矣行部江右窮匡廬表裏之勝按閩縱浪九鯉湖諸山為幽絕觀歸自關中單騎走龍門砥柱嵩山少林神禹之所䟽鑿而菩提達磨之所紹統者慨然若覩其人至洞庭兩山京口三島固几案間物也意與境會輒為



文以紀之詩亦稱是獨其於華嶽謂文不能勝于鱗于  
鱗已悉之我復何道尤好栽花果晚治一圃悉構閨嶺  
奇卉及牡丹芍藥蓮菊之異名者執之作學圃雜疏謂  
兒輩吾他無所溷汝異日日致一花供我目足矣嗟乎  
使弟不死假以歲月縱其所詣其政術必為成弘良臣  
學術必約而窺濂洛之藩吟咏必肩二李超何薛博綜  
廣識庶幾宋金華揚新都書執之名亦必侵尋文祝抗  
衡而一旦併奪之造物者之於弟何其酷也弟娶婦章

氏封安人歸化令宗實女以淑若著稱弟亦莊之無間  
言子四士駟太學生娶袁山東提學副使公尊尼女士  
駟州學生娶沈吏部員外郎公璟女士駟聘史錦衣指  
揮同知公繼書女章安人出也士駟聘韓南京禮部右  
侍郎公世能女側室汪出也女四遼雲南按察副使楊  
公道亨子太學生繼英次遼兵部尚書凌公雲翼子玄  
泰次適兵部員外郎楊公士元子庚穎次字南京國子  
監祭酒趙公用賢子開美適凌者側室魏氏出餘俱章

安人出也孫女二人字徐道隆爲士駟出也所著詩文  
不穀爲哀而梓之得五十五卷餘所著閩部䟽三郡圖  
說窺天外乘二酉委談學圃雜䟽前已行人間嗚呼馬  
曹慨亡於人琴東亭悼衰於梁棟不穀虛得名耳實不  
如吾弟今卒未死尚能執管紀述其行事而祈不朽於  
作者至哀無文宜其挂漏藹悞若此唯憐而不拒之豈  
唯亡者之感將存者世世之感也不勝望迫切之至

弇州續稿卷一百四十